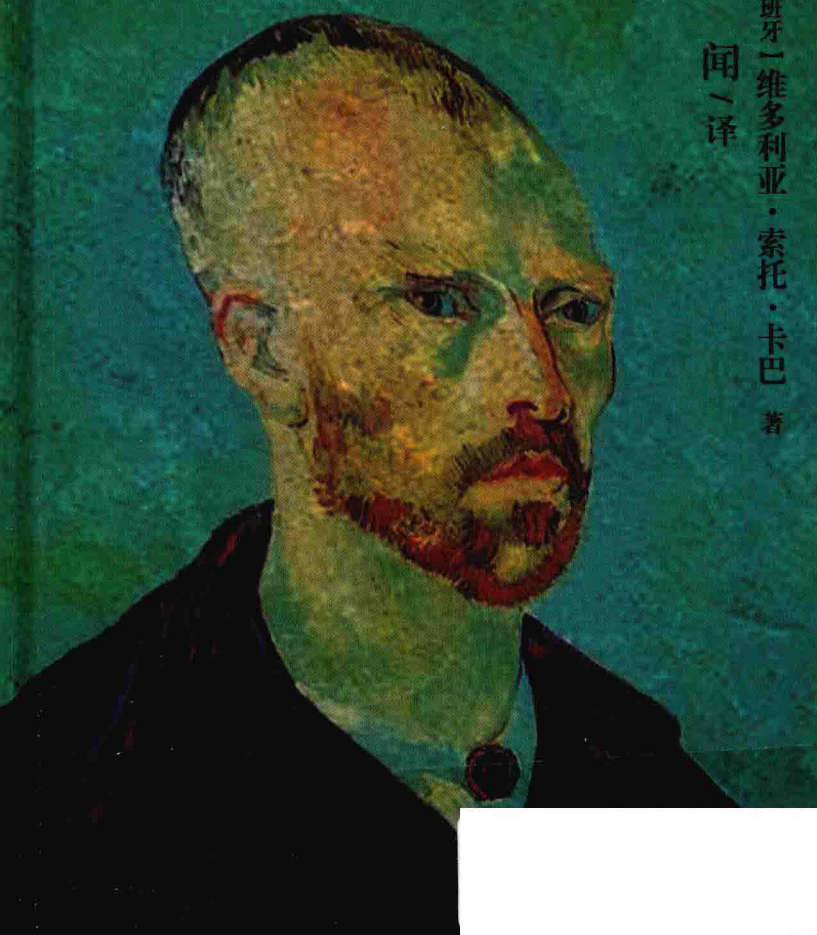


凡·高

「西班牙」维多利亚·索托·卡巴 著
刘 闻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画传系列

凡·高

FAN GAO

【西班牙】维多利亚·索托·卡巴 著

刘 闻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西)维多利亚·索托·卡巴著;刘闻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12

(名家画传)

书名原文: Van Gogh

ISBN 978-7-5396-5501-7

I. ①凡… II. ①维… ②刘… III. ①凡高, V. (1853 ~ 1890) - 传记 - 画册 IV. ①K835.465.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231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51518

Van Gogh

Copyright © By Victoria Soto Caba

Published in China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orial LIBSA, Madri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韦 亚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710 × 1010 1/16 印张: 13.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

凡·高生平	1
悲伤而模糊的童年	2
讲经师和布道者	7
学习和绘画	8
伴侣和家庭	13
织布工人,农民和土豆	14
在德伦杜的心情	16
接触巴黎开朗又自由的环境	17
到巴黎找提奥	18
凡·高的点描法	21
亚尔的果园	23
绿葡萄园的创作	25
凡·高进入疗养院	26
名画赏析	28

凡·高生平

只需要浏览一下文森特·凡·高的生平纪年,就可以了解他的作品对世界绘画史的重要性。正如同时代的其他画家——保尔·塞尚、保尔·高更、乔治·修拉、亨利·图卢兹·劳特雷柯、埃米尔·诺尔德、爱德华·蒙克、瓦斯里·坎丁斯基,他的命运只能是反叛学院派,反对当时既有的自然主义的印象派,也反对起始于八十年代初那些将象征主义和后现代运动推为时尚的风格。但是最让人感到好奇的是,经证实凡·高一生中最重要的和广泛的创作期,就集中在从1880年到1890年7月29日他饮弹而亡的这最后10年。他的作品与印象派被接受和取得成功,或者与新印象派开始发展是同一时期。他的一生也处在欧洲社会和历史动荡时期。

这位荷兰艺术家寻求的是最出其不意,也许是最极端、最接近十九世纪的浪漫风格和世纪末艺术家们的恶劣特性。他总是树立新的目标,总是在艺

术中寻求自身的风格,这种特质造就了凡·高革命性的画风。

对于成为艺术家、成为画家的执着,将凡·高变成一个传奇和神话,而正是这种执着和痴迷将他推向绝境、疾病和疯狂。这个神话的冲击力有多大很难测量,今天只有在他描绘的向日葵的黄色中,在阿尔他的房间不可思议的空间中,在那些夜空下令人惊异的美景中显现出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凡·高的声誉得益于艰辛困苦的生存条件,充满孤独、凄凉、疯狂和误解。与高更不同的是,凡·高从不寻求失落的天堂。他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反映出他寻找的是内在的天堂,一个造型艺术的天堂,而上帝的承诺,则是光与色彩。面对他一生中所遭遇到的艰难困苦,他的作品从二十世纪初所得到的承认、接受和好评,几乎是一直折磨这个男人、这个天才的艺术家的命运反复无常的症状表现。

《拿着画板的画家自画像》

1889年,画布上的油画,57×43.5 cm

惠特尼收藏

也可以看到历史本身是如何伪饰形象,创造出一个个的神话。凡·高一生中只卖出一幅画,还是在他去世的那年(这是民间流传的版本),但是在拍卖行他的作品早已经卖到天价!

疯子艺术家、天才、英雄等等,这些都是纯粹商业面孔下凡·高的代名词。但是毋庸置疑,这些形容词在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深深地浸润到这个艺术家的现代模式中,使得今天褪去画家身上的神话依然困难重重。

悲伤而模糊的童年

布拉班特省是荷兰潮湿而多雨的省份,土地肥沃的农业区,也开始受到早期工业化的威胁。凡·高的童年时代就是在布拉班特省北部的风景中度过

的。凡·高出生于1853年3月30日,一个很平淡的日子。对于他的母亲安娜·科妮莉娅·卡本特斯来说则不同,因为前一年的同一天,她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婴儿一出生就死了。他的名字是文森特·威廉姆。安娜是一位宫廷手工艺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专门做书籍装订的,高尚文雅,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她就在位于比利时和荷兰边界,靠近安特卫普市的葛鲁特——丛德镇第二次分娩生下了画家,他们给他取了和夭折的长子同样的名字。

这所房子是一座两层小楼,在1903年被拆毁了。这里曾经是教区礼拜堂。凡·高的父亲提奥多鲁斯·凡·高就在这所住宅工作,他是基督教新教喀尔文教派的牧师,属于荷兰教会革新派的一支。他是个严肃严谨的男人,对自己家族的祖先引以为傲。八岁时,凡·高开始在当地一家天主教派的学校接受教育,这当然让他的父亲不满意,第二年他就从学校退学,改为由一位家庭教师授课。两年后这个孩子被送进一所基督教新派的住宿学校,那是属于让·普罗维力的资产。他于1866年在这所学校读完了小学课程。在寄宿学校的生活,与家庭每日的分离,为凡·高的童年蒙上



凡·高的第一张照片



《提奥多鲁斯·凡·高》

1881年,铅笔和中国墨画,33×25 cm

个人收藏,海牙

最初的痛苦记忆,似乎这是这位艺术家经历的最早的童年创伤。

不过,看上去大自然的景色和农村生活还是占据了那些悲伤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这是从凡·高的小妹妹伊丽莎白在1910年写的回忆录和个人叙述中推测出来的。她写这部书也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消除文森特·凡·高传的坏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父亲的形象,并塑造出一个更加和善的家庭形象。

1866年秋天,凡·高开始在哈尼科学院接受中学教育,这一所由卫理公会教派主持的学校,位于提尔堡市。凡·高

《婴儿马塞尔·鲁林》

1888年,画布上的油画,35.5×24.5 cm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在那里学习各种语言,也很可能透过康斯坦丁·惠斯曼老师的教育发现了绘画。惠斯曼老师曾经在安特卫普和巴黎接受过正规绘画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名气。在1868年的春天,文森特离开了寄宿学校回到葛鲁特——丛德镇,和父母一起生活了一年。他放弃了学业回到老家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是一切都似乎指向他在学业上的毫无进步。在耕种的平原上散步,与大自然的接近,成为凡·高和严厉的父亲相处之余的放松和发泄。清教徒式的阴沉,继续学业或是学习一项其他职业的迫切要求,让这个时期的家庭处在焦急等待中,回忆起来气氛非常“阴冷而贫瘠”。



而且凡·高出生的小屋旁边就是教区墓地，那里有他夭折的哥哥的墓碑。这个事实对于画家影响极为深刻。他的妹妹伊丽莎白说，文森特是个笨拙、沉默寡言、内向和孤独的孩子，长相怪异，宽宽的额头上刻满了皱纹，时常皱着眉头。他经常穿过草地，在离家也就是教区神父家不远的开满鲜花的野地里散步，但是他尽量避免走到村子里，“被那些闲来无事的大妈在窗帘后偷窥”。他宁愿一个人在树林间徜徉，捡拾鸟窝和鸟蛋，观察植物，在附近的小河里捉昆虫，还给它们分类，抑或者“寻找生长着最奇特的花朵的角落”。应该说画家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是极为敏感的。这种敏感不仅在他后来无数的风景作品、鲜花

作品中得以传递，也表现在那些他早期创作的鸟窝类作品（比如“带鸟窝的静物”系列作品），以及包括鸟类或者蝙蝠（打开翅膀的蝙蝠）等动物类的作品中。这些鸟窝和鸟类线条写实，描绘清晰，似乎使他更接近一个专门以科学方式创作动物的画家，一个带有科学热情和博学精神的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尽可能地接近真实。比如他的早期水彩画中的一幅作品《用镰刀割草的男孩》（1881年）。之后的作品《亲爱的大自然或现实》中对自然景色做了更全面的描绘。

离开父亲的家的机会终于在1869年夏天来到了。这得益于一个亲戚——他的叔叔文森特，大家都叫他森特。他是个画商，在巴黎有一家自己的艺术画廊——古皮画行，专门从事绘画销售生意。成为一个画商倒是没有遭到凡·高父亲的鄙视，因为他的家族成员，除了做牧师，也有成为艺术家的。根据伊丽莎白的回忆：“依照家族的传统，文森特必须成为商人。”



《播种者》(根据米勒作品)

1881年，铅笔，染料，油漆，48×36.8 cm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多得雷赫特的磨坊》

1881年, 铅笔, 粉彩笔, 墨水和水彩, 26×60 cm

国立克罗勒·米勒博物馆, 奥特罗

文森特的画行在海牙有一家分店。凡·高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店里做学徒工, 没有工资的见习人员。不过很快他就能赚到每月 40 佛罗林。他的工作就是包装、拆包装和销售画作, 包括各种油画、版画、金属版画。他对那些著名绘画作品的复制品十分熟悉。在这座荷兰城市, 他生平第一次有机会, 通过

不断地参观博物馆和画廊, 仔细认真地了解 and 审视绘画, 包括最传统的画派, 和得到公众承认的画作, 以及在十九世纪中叶初盛行一时的历史循环论画派, 还有法国造型艺术中最具创新意识的作品和画廊里销量最好的巴比松画派和海牙画派作品。这些都是他倾慕的作品。



《用镰刀割草的男孩》

1881年, 粉彩笔, 炭笔和水彩绘制, 41×79 cm

国立克罗勒·米勒博物馆, 奥特罗



《蝙蝠》

1886年,画布上的油画,41x79 cm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另一方面,他这份浸润在当代绘画市场上的工作也扩大了他的知识面,提高了他阅读各种文化作品的兴趣。在海牙生活的日子也使得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弟弟提奥多罗,也被称作提奥——之间的感情大为加深。提奥这个名字在画家的传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种手足之情的发展源于提奥去看望凡·高,了解他的职业。从此以后,画家就拥有了一个可以向他倾诉任何问题的朋友。

他们之间的信任从 1872 年到生命结束之前,在画家写给提奥的无数封信中表露无遗。提奥不仅是友好、耐心、善解人意的兄弟,他还一直坚定地支持凡·高,帮助凡·高解决经济上的各种困难,他已经成为画家的知己和至交。除

了提奥,凡·高还有其他四个兄弟姐妹:安娜、伊丽莎白·胡贝塔(她就是之前提到的关于画家童年和少年生活回忆录的作者)、威尔米娜和康内丽斯。但是这几个亲人,根据伊丽莎白的说法,对于画家来说都好像是陌生人,“就如同他与自己和自己的青春一样疏远”。

1873年,画家第一次来到巴黎。尽管时间短暂,但是也足以让他了解这个大都会会在艺术领域能提供的机遇。如果说那年对巴黎沙龙艺术展的拜访是对最新绘画流派的揭示性欣赏,那么那些著名的博物馆则增强了他对于古典和历史性绘画的概念了解,法国绘画大师们的作品令他大开眼界!德拉柯罗瓦的作品最为吸引他。笨拙的待人接物、不合群的行为、缺乏职业和社交能力,使得 1873 年凡·高被转到古皮画行的伦敦分店。

《掘土者》

1881年,铅笔,粉彩笔,水彩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在伦敦期间他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尤珍妮·罗耶,但是也第一次遭遇了失恋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这种抑郁因为第二次被拒绝而进一步加重。他又重新回到巴黎生活了一年。1876年年底,由于凡·高工作懈怠,公司的高层决定最终与他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段在巴黎生活的时光对画家的学习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扩大了绘画的知识面;对伦勃朗和雷斯达尔,以及十七世纪荷兰其他画家十分着迷。他买到版画,还有其他历史重要画家,比如菲利普·德尚帕,以及现代派画家,尤其是海牙画派的画家们的复制品,挂在房间的墙上。他参观了巴黎沙龙为几个月前去世的画家卡米耶·柯罗举办的作品回顾展。



讲经师和布道者

凡·高又回到英国。他做教授法语和德语的私人教师,同时在埃尔沃斯一个卫理公会教区做布道师助理。文森特开始筹划成为画家的可能性。他的这一愿望在参观伦敦的各种艺术博物馆时,在买到有插图的杂志的插图复制品后,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在这里发现了查理斯·狄更斯,这是凡·高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但是他的兴趣还集中在阅读《圣经》,提高属灵。他曾经试图进入阿姆斯特丹神学院学习,没有成功,后来又在比利时非常贫困的地区做布道师助手。

《鸟窝》

1885年,画布上的油画,39.5×46 cm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但是教会上层人士一直为凡·高的精神状态担忧。他不仅愿意承担苦难,而且把矿工的悲惨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他和矿工们一样住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简陋的窝棚里,睡在稻草上,甚至自残身体,并且鞭笞身体以效仿耶稣。

1879年他被教会辞退。在极为潦倒穷困的状态下,凡·高开始了带有传教性质的绘画。他塑造了社会底层人士的艰苦和疲惫,尤其是矿工、装卸工和织布工人。他已经确定自己喜欢绘画,他发现了令自己崇拜的画家朱理·布雷顿和让·佛朗索瓦·米勒。



学习和绘画

1880年凡·高在布鲁塞尔美术学院注册上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安东·凡·拉帕。这位绘画老师是凡·高在早年少有的朋友之一,他们之间保持了有趣的通信。尽管他已经开始学习绘画,让·佛朗索瓦·米勒和社会现实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依然占主导地位。这些思想与他早年生活以及与那些最贫穷的人紧密相连的传教使命的失败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奥诺雷·杜米埃的作品。

凡·高在凡·拉帕老师的帮助下,在他弟弟提奥的资助下,几乎以自学方式开始了绘画。他从画册上学习画画和透视,自修了查理斯·巴尔克的木炭画练习和绘画课程,以及解剖学:比例、光和阴影以及透视都有定律,学习绘画应该了解这些知识。如果对此不了解,结果肯定只能打败仗。

很快他就发现画画是场艰巨而困难的战斗,极为孤独,但是也是一个很领情的工作,通过练习会变得容易。除了解剖学的绘画和最初的练习外,他还临摹米勒的画作,那是他弟弟提奥从巴

《拿扫帚的男人》

1881年,黑色粉彩笔和水彩,55x27.5 cm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晚祷》

(根据米勒作品)

1881年, 铅笔、粉彩笔、水彩

47×62 cm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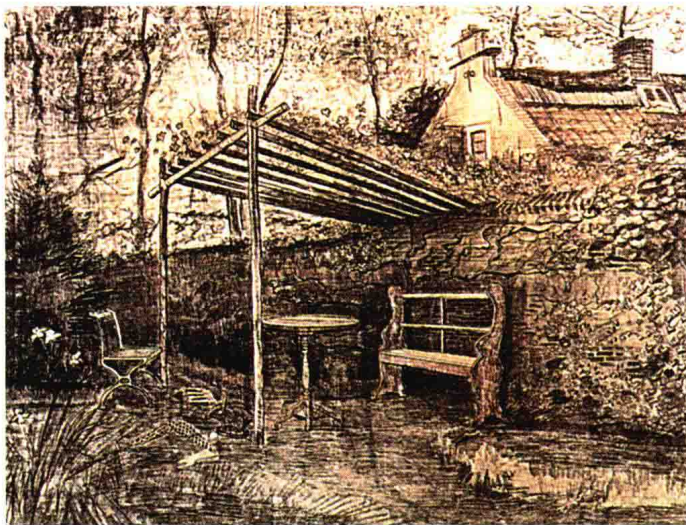


黎提供给他的米勒作品的复制品。这些习作在他的作品中非常重要，也最好地诠释了这位荷兰画家最初的起点。《晚祷》这幅油画,最早的名称是 *El Angelus*。这幅作品凡·高是在照片和复制品上看到的,他用毛笔、铅笔和水彩绘制。而另一幅《播种者》凡·高画了几幅不同的初稿,他是在插画上看到这幅作品的。这些习作都非常忠实地复制了那位法国画家的原作。凡·高推崇对自然景物和有尊严的农民形象的“忠实”。

这段时期的作品基本都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画,而很少有人物,因为他很难遇到愿意为他做模特的人。但是他可以绘制附近的景色,比如《带葡萄架的牧师家的花园》这幅作品,几乎可以作为他妹妹伊丽莎白在回忆录中,以田园诗般的文字描述的同一个家庭花园的共同见证。坛里的金盏花,香气馥郁的

木樨草花和天竺葵在夕阳下一片炫目的红色中闪耀。

凡·高还描绘了他家住宅附近其他的景色,比如“顶带有苔藓的谷仓”,这些景物凡·高都力求以最“忠实”的方式描绘出来。不过画家也很有兴趣遇到可能的模特,带有特性的人物,摆出随意的姿势。这有些困难,因为当地的劳动者,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只愿意穿着星期天的衣服摆姿势”。凡·高感兴趣的是在劳动状态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举止、服饰、姿态和习惯。他最早描绘的带有人物的绘画作品系列都是在做家务、日常劳作中的男人和女人,比如《缝衣服的女人》《掘地者》或是《拿扫帚的男人》,这一系列作品被称为“布拉班特众生相”。



《带葡萄架的牧师家的花园》

1881年,铅笔、粉彩笔和水彩

44.5×56.5 cm

国立克罗勒·米勒博物馆,奥特罗

尽管这些习作的进步很明显而令人乐观,但是在埃顿的生活并没有给画家带来安全感,更不用说幸福。第二次爱情的失败打击了他成长为艺术家的最初的热情。在那年的夏季,在他完成《带葡萄架的牧师家的花园》和《坐着的老人》这些作品时,他爱上了自己的表姐凯·沃斯·斯垂克。她是个寡妇,带着一个儿子,年龄比凡·高大好几岁。他希望与表姐结为连理的愿望遭到家庭的反对,最后凯表姐拒绝了他的感情。凡·高的这个结婚念头一直持续到1881年年底。

这件事件的结局是凡·高与父母的对抗和与家庭的疏远。后来他决定离开父亲家,搬到荷兰主要的艺术中心城市海牙生活。在那里他对绘画的练习更加系统化。他依然以自学方式为主,但是也参加了家族成员——他的表兄安东·莫夫主办的绘画班。正是这位表兄赠送

给凡·高一大盒水彩笔,并鼓励他更加着重使用色彩。莫夫被认为是荷兰最好的画家之一,曾经多次获奖,他也是若塞弗·伊斯拉埃尔创立的海牙画派的重要成员。他们创作的作品引领了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作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大自然和景观方面,带着忧郁凄楚的意味,也包含一定的社会元素。凡·高有机会认识了这个画派的许多画家,他被玛里斯、蒙斯达格、加布列埃尔、德伯克或珀森比克的作品所吸引,和他们一样推崇荷兰风景画派画家(罗斯泰尔、赫贝玛等)。

这个画派对凡·高的影响可以在他创作的一系列以森林为主题的油画作品中看出来。他从英国的插画和海牙附近一个树林得到灵感:《森林中的女孩》,1882年8月。但是他没有在作品上签名,因为他很清楚他对于油画技巧的掌握还需要付出许多努力。

《森林中的女孩》

1882年,画布上的油画

39×59 cm

国立克罗勒·米勒博物馆

奥特罗



因此,1882年他在海牙继续寻找着人物形象和模特。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过推车的男人、装卸工人、拄着拐棍的老人和散步的市民。大多是外在形象的描绘,也出现过带有商店橱窗的街道或街区,比如老街、德基斯特的面包房、角落上的桥和房子,还有工人在劳作的街道,比如挖马路的人和铁匠铺。在埃顿时期创作的一系列老人形象中,画家展

示出如果对同一个动机多次重复,比如利用模特的同一姿势作画,不仅可以表现出一系列宗教含义,也是对人类尊严的剖析(养老院里戴着大礼帽的老人,养老院里穿着长大衣拄着拐棍的老人,或者戴着防水帽的渔夫头像)。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他对于人物背影的兴趣(拄着拐棍、戴着披肩的老妇,手挽手的男人和女人,或养老院穿着斗篷的老人),他画了一系列躬身作业的人物疲惫而疼痛的背部,他描绘了掘土者手持铁锹弯腰的身影,或是背着木炭包的扛包者,例如:他在之后完成的那幅著名的水彩画《背着木炭包的女人》,以及《伯顿的扛包人》。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姿势被凡·高在另一个时期用在了油画作品《挖地的农民》的尝试中。



《缝补的女人》

1881年,墨水和水彩,62.5×47.5 cm

国立克罗勒·米勒博物馆,奥特罗

凡·高还在继续参加绘画课程,但是他和亲戚莫夫之间良好的关系维持得非常短暂,因为凡·高不愿意接受表兄的教导和建议,他拒绝练习临摹石膏像,更加抗拒那种被禁锢的艺术理念。几次争执之后,凡·高决定离开绘画班,放弃学习,并离开这座城市,“孤单地,心中充满悲伤”。离开海牙的痛苦是由于在这座城市绘画令他感觉舒适,他可以得到来自周围的人和这座城市的灵感,他可以观察工厂、车站、小街道等。

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渐渐地显露出来,我们之前提到过,通过对水彩的使用,尽管画家本人对于这种技巧并没有太大偏好,但是他运用这些技巧完成了



一些表现母爱的作品(把孩子抱在怀里的女人,或孩子),以及用铅笔和墨水完成的风景画(施恩维格的风景和铁路旁的土地,或者带新教堂的海牙风景),还有谢维宁根海滩的沙丘和景物(《在谢维宁根海滩》)。水彩画作品为他将以前孤立的形象协调在一起提供了标准,并且帮助他将以前的素描集结为主题,比如作品《在雨中》。

把人物联系起来,将他们放在他最感兴趣的场景中,比如揭示社会问题的主题,从大自然和这块土地上衍生出的故事。“我的理想是每次能和更多的模特工作。在寒冷的天气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或者需要的时候,这群贫穷的人可以把学习作为一个港口、一个避难所,他们知道那里会有温暖,食物、饮料和一些可以赚到的小钱”。凡·高这样解释。他为此创作了慈善食堂(施粥所),和彩票办公室(穷人和钱)。

《养老院里戴礼帽的老人》

1882年,铅笔、粉彩笔、墨水,60.1×36 cm

国立文森特·凡·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